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二十七回 二指揮雙敵行者 張天師三戰大仙

詩曰： 山人騎鹿雲中行，手拾翠華餐玉英。

欲捫星辰辨南北，紫霄峰上坐吹笙。

野客尋真跨鹿行，洞天寥廓秋雲晴。

布袍草履無相問，嘯弄干戈夜戰征。

卻說羊角道德真君頭戴著沖天如意巾，身穿著黑緣邊藍敞袖，腰繫著水火雙環帶，腳穿著著各韃紫麻鞋，還有一口太阿寶劍，跨一隻八叉仙鹿，帶領無底洞真人，吩咐眾弟子，撇了羊角洞，辭了羊角山，駕起一朵祥雲，望空而起。頃刻之間，就是金蓮寶象國。好個真君，按落雲頭，竟到荒草坡下。只見姜金定走近前來，俯伏在地說道：「有勞師父遠來，未曾迎接，接待不周，望乞恕罪。」真君道：「姜徒弟，你過來聽我說。」姜金定跪著說道：「師父有何吩咐？」真君道：「兵不厭詐，將貴知機。今日是個頭陣，不可輕易造次。」姜金定道：「須煩師父指教一番。」真君道：「若是你先出馬，南朝將官怕怯於你，不肯領兵前來。莫若先將無底洞出馬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閃他幾員將官過來，先滅他一場威風，先掃他一個桃子。卻待我來，多搬出幾番本領，活捉僧人，生擒道士，與你成功。」姜金定道：「多謝師父指教，感謝不盡。」

羊角道德真君叫聲：「無底洞何在？」無底洞應聲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」真君道：「你到沿海地面南軍陣前，高聲叫道：『哪一個強將敢來出馬，敢與我交鋒？』看他那裡是個甚麼將官來，你便抖擻精神，與他交戰。」無底洞說道：「弟子空著一雙手，怎麼與他交戰？」真君道：「我自有兵器與你。」無底洞道：「願借兵器來。」羊角道德真君轉身到水火花籃之內，取出一個小小的葫蘆來，拿在手裡，說道：「你過來，我把這個兵器交與你。」無底洞看了，微微而笑，說道：「師父差矣！這個葫蘆只好盛藥，怎麼教我拿去當槍當刀？」真君道：「你看來！」只說一聲看，就把一個葫蘆拿在手裡，吹上一口仙氣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即時就變做丈八長的一桿柳葉神槍，遞與無底洞。無底洞接了這一桿槍，飛星就走。真君道：「你轉來，我還有事吩咐你。」無底洞道：「師父，你好掃人的興。」真君道：「你謹記著，臨陣之時，要叫『師父』。」無底洞說道：「曉得，我做徒弟的不叫師父，敢叫別人？」

即時拽槍出陣，高叫道：「南朝哪一員將官敢來和我廝殺？」

一來一往，叫上叫下的。早有藍旗官報上軍寶帳，說道：「番國裡走出一個小道童來，身長三尺，髮跡齊眉，手裡拽著一桿長槍，聲聲叫道討戰討戰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料一小道童能有多大的本領？」傳下將令，說道：「誰出陣擒此道童？」話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員將官來，應聲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單鞭出馬，擒此道童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現任何職？」來將道：「本姓沙，名彥章，原任南京錦衣衛鎮撫司正千戶之職。末將祖籍出自西域回回，極知西番的備細。」老爺道：「有甚麼備細？」沙彥章道：「西洋地面多有草仙、木仙、花仙、果仙，又有一等雷師、雨師、風師、雲師，又有一等山精、水精、石精，各樣的妖術也不計其數。這個小道童一定是個甚麼怪物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你出陣時，務必小心，不可疏略。」沙彥章應聲道：「末將知道。」即時縛鞭上馬。你看他：

上世功勳滿鍾鼎，後昆風骨總候王。

金鞭響處無強敵，立地妖兒束手降。

卻說沙彥章單鞭匹馬，竟奔陣外。來到荒草坡前，果真見一個小小道童，身不滿三尺，髮跡齊眉，手執長槍，高聲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願留名姓！」沙彥章說道：「吾乃南朝總兵官王爺麾下正千戶沙彥章的便是。你是哪裡黃毛小犬、山野的畜牲，敢在這裡胡言亂語，驚動我大明人馬？你從實說來，是哪一國差來打探我寶船細作，萬事皆休，若還亂道，你看我手裡吞雲吸霧紫金鞭，教你目下就喪殘生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那小道童大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實告訴你罷，我非別國所差，我乃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的徒弟，謹奉師父嚴命，來取你南朝將官的首級。你不如早下的下馬受降，免受刀兵之苦。」沙彥章大怒，罵道：「這等一個小毛蟲，敢開這等的大口，敢說這等的大話。」舉鞭來照頭一鞭。那無底洞原本等不是個掄槍舞劍的，卻沙千戶的鞭又來得凶，他措手不及，只苦了個頭，挨了一鞭，打得個頸脖子只是一觸，忍不過疼，叫上一聲：「師父，救命哩！」哪曉得這一聲「師父」，正叫得合了折，立地時間，就長出三個頭、四個臂，就長成三丈多長，就長成硃砂染的頭髮，青靛塗的臉子，好不怕人也。沙千戶反吃了一驚，收神不定，不覺的跌下馬來。跌下馬來不至緊，早被些番奴撮搨弄弄，撮弄去了。正是龍游汪水遭嚇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沙千戶沒奈何，只得隱忍，再圖後功。羊角真君吆喝道：「只可拿人，不可傷人性命。」

卻說無底洞又到南朝陣上，高聲大叫說道，要生擒道士，要活捉和尚。總兵老爺聞之，問道：「沙彥章出陣何如？」報事官回覆道：「沙彥章中了小道童之計，已經被活捉去了。」總兵官大怒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三尺童子，輸陣與他，怎叫做個過海，怎叫做個取番？」即時取過令箭一枝，折為兩段，說道：「你們將官拿不住這個道童，取不得這個金蓮寶象國，罪與此箭同！」眾將官看見總兵老爺發怒生嗔，哪一個不戰戰兢兢，哪一個不披掛上馬。早有一員將官，現任南京金吾前衛都指揮金天雷，身長三尺，膀闊二尺二寸，不戴盔，不戴甲，全憑手裡一件兵器，重有一百五十斤，叫做個「神見哭任君鏢」。總兵官未及吩咐，早又閃出一員將官，現任南京豹韜右衛都指揮黃棟良，身長一丈二尺，膀闊五尺，紅札巾，綠袍袖，黃金軟帶，鐵菱角包跟，使一條三丈八尺長的「鬼見愁疾雷錘」。總兵老爺看見這兩員將官，雖則是一個長，一個矮，其實的：

一般勇猛，無二猙獰。都則是操練成的武藝高強，那些個揀選過的身材壯健。神見哭的任君鏢，怕甚麼甲伏鱗明；鬼見愁的疾雷錘，誰管他刀槍鋒利。騰騰殺氣，你你我我，同時賽過六丁神；凜凜英雄，阿阿儂儂，一地撇開三面鬼。旗開處，喝一聲響，令似雷霆；馬到時，撐兩道眉，威如熊虎。長的長窈窕，撞著開路先鋒，咱說甚麼你的長；短的短婆婆，遇著土地老子，你說甚麼咱的短。正是：重重戈戟寒冰雪，閃閃旌旗燦綺霞。九里山前元帥府，昆陽城外野人家。

總兵官老爺說道：「諸將出馬敢有疏虞，軍法從事！」這兩員將官答應道一聲「是」，早已跨上馬奔出陣前。

只見還是那一個小道童，身長三尺，髮跡齊眉，手裡拽著一桿長槍，口裡叫道：「南朝哪一員強將，敢來與俺廝殺？」金天雷一時怒髮，從左角上雪片的任君鏢劃上前去。黃棟良從右角上兩點的疾雷錘打上前去。一個劃將去，一個打將去。自古道：「好漢不敵倆。」莫說個無底洞會得支持，口裡連聲叫道：「師父救命哩！師父救命哩！」立地時節，就長出三個頭，四個臂，就長成三丈多長，就長成硃砂染的頭髮，就長成靛染的臉子。金天雷吆喝道：「黃指揮，哪管他三頭四臂，我和你只是劃他娘！」黃棟良叫金指揮道：「哪管他甚麼青臉獠牙，我和你只是打他娘！」一個劃，一個打，打得個藍面鬼沒處安身。藍面鬼走過左，左邊劃得凶；藍面鬼走過右，右邊打得凶。只當兩個鐘馗攢著一個小鬼。羊角道德真君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南朝將勇兵強，不當小可，我今番差起了這個主意。」姜金定站在真君身旁，說道：「師父快救師弟哩！」好個真君，拿過水火花籃兒，取出一件寶貝，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把個寶貝望空一撇，只見滿天飛的都是些明晃晃的鋼刀。那一天的飛刀掉下來，也不計其數。虧殺了南朝兩員大將，一個任君鏢，一個疾雷錘，把那飛刀就打做個：顛狂柳絮隨風舞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羊角道德真君只是口裡打噴嚏，沒奈何，收了飛刀，接了藍面鬼。

南朝二將策馬而回。只是兩個馬帶了些傷，一個傷了後腿，一個傷了尾巴。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，總兵老爺大喜，說道：「威武不能屈，這才是個將官的道理。」道猶未了，那三尺長的小道童又來討戰，口裡不知高、不知低的說道：「要生擒道士，要活捉和尚。」總兵老爺說道：「須得天師，才有個結束還他。」即時請到天師。天師道：「這小道童兒是個甚麼來歷？」總兵老爺道：

「前日之時，多蒙天師道力退了妖婢姜金定。這如今又是姜金定請到甚麼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。這真君原是姜金定甚麼師父，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，先著這個小道童做個前部先鋒，會弄三頭四臂，青面獠牙，唬嚇人取勝。先前千戶沙彥章被他捉去，後來金指揮、黃指揮兩人出馬，已自有個贏手，又被羊角真君滿天的飛刀遮頭撲面，以上無將不能取勝。如今小道童又來討戰，坐名要天師對陣，故此冒瀆尊顏，請憑示下。」天師道：「此等妖道，何足為奇，貧道家傳自漢朝到於今日，歷過多少朝令，見過多少法師，莫說頂冠束帶的，就是三歲娃兒，也曉得神通，也曉得變化。莫說受生為人的，就是雞、豚、鵝、鴨，也會通神，也會變化。」總兵老爺道：「似此說來，絕妙，絕妙！須煩天師一行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就行。」即時出馬，左右列著兩桿飛龍旗，左邊是二□四名樂舞生細吹細打，右邊是二□四名道士仗劍捧符。中間一面坐纛，坐纛上寫著「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」□二個大字。門旗隱隱，一個天師坐著一匹青鬃馬。

卻說那個小道童兒看見一簇人馬，擂鼓搖旗，就要廝殺，也不管他是個甚麼人，掣過那一桿火尖槍，劈胸就是一槍。天師一袖拂開了槍，一手舉起七星寶劍，望空一掀，主意來取道童的首級。哪曉得羊角道德真君閃在半空中雲頭裡面，把個寶劍接住了。天師看了半日，不見個七星寶劍下來。只見那個小道童現出三頭四臂，三丈金身，朱紅頭髮，青臉獠牙。三個頭就是三張口，口口說道要捉天師。四隻手就是四桿槍，槍槍來奔天師。天師倒也好笑，沒奈何，只得跨上草龍，騰空而起。騰空而起不至緊，卻又劈頭撞著羊角道德真君。真君高叫道：「哪裡走！」天師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，敢來攔我的去路？」真君看見天師來得凶，卻不敢輕易，連忙的拿過水火花籃兒，取出一個寶貝來。這寶貝不是小可的，卻是軒轅黃帝頭上一個頂陽骨，團團圓圓，如鏡子之狀。他卻是一股太陽真精，聚而不散，背後有五嶽四瀆，面上有社稷山川，明照萬里，即如皓月當空。憑你是人、是鬼、是神仙，舉起來一照，即時現出本形。凡是呼風喚雨，駕霧騰雲，見之即止。凡是驅神遣將，五國三推，見之即退。任是移星轉斗擎天手，也要做個螻蛄癡呆渾沌人。這寶貝名字叫個軒轅鏡，羊角道德真君取出這個鏡來一照，天師沒奈何，也自現了本相，連人連草龍都掉將下來。下面又撞著姜金定日月雙刀，藍面鬼火槍三桿，天師看見倒也好笑，沒奈何只得丟下一根束髮玉簪兒來。那簪兒颯地一聲響，化成一條白龍，馱著天師下海而去。

卻說羊角大仙得了頭陣，滿心歡喜，跨著八叉神鹿，伏著天曹寶劍，左邊一個姜金定日月雙刀，右邊一個無底洞火槍三桿，成群結黨，往來來，高聲叫道：「你既是天師，怎麼敗陣而走？再有本領敢來戰麼？」天師道：「這個妖畜如此無禮，唐突於我。」即時出馬，也不用飛龍旗，也不用皂坐纛，也不用樂舞生，也不用甚麼道士，單騎著一匹青鬃馬，伏著一口七星寶劍，高聲罵道：「那騎鹿的草蟲，那三頭的惡鬼，虧了你們好厚臉皮！人生在天地之間，秉陽精而為男子。男正乎外，夫者妻之綱，豈可以區區男子，六尺身材，反被一個妖婦所惑，反為一個婦人指使？巾幗之辱，撻於市朝。何況於你男女混雜，晝夜不分，成一個甚麼道理？縱有大功，難收此恥！」羊角仙人聽知這一席話兒，心上老大的沒趣，只是勉強答應道：「你敗兵之將，不足以言勇，反來搖唇鼓舌，惑亂我的神機。」道猶未了，姜金定在左壁輪動日月雙刀，竟奔到天師的面上；右邊藍面鬼掣過三桿火槍，竟奔到天師的身上。天師急架相迎。前面羊角仙人又是劈頭的寶劍。天師那一口七星寶劍：

一衝一撞，說甚麼李天王降妖魔於曠洞之野；一架一迎，那數他揭帝神收魍魎於陰山之前。槍對槍，刀對刀，劍對劍，管教他難尋半點空閒；撇處撇，捺處捺，長處長，到底是個不爭分毫差錯。一任他一二三，抖擻威神，恁般的喊聲震動；但憑俺七八九，設施武藝，全不見戰馬咆哮。舞八方，儼然是個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；兌之位；威生八面，竟然打破他休、傷、杜、絕、驚、開、生、死之門。風行雷令，就是須彌山即如芥子，何愁他鐵疊金城；火速符飛，縱然大羅殿就在目前，豈懼你兇神惡煞。誰不道我龍虎山龍虎衙龍虎真人，統領著貔貅百萬；卻笑你小西洋羊角山羊角洞羊角草仙，牽連得麀獐一班。正是：

走入邊崖石徑斜，無端魍魎竟掄擲。豈同三戰劉先主，直是鐘馗把鬼拿。

卻說羊角仙人看見張天師來得不善，轉身取過水火花籃兒，拿動寶貝。天師眼兒又快，早知其意，即時取出一道飛符，放在寶劍頭上燒了，念了兩句，喝了一聲，早有四個天將站在面前。及至羊角真君又取出那個軒轅鏡來，實指望天師照依前番落馬。不曉得天師倒不曾落馬，卻被黑臉獠牙的趙元帥照頭一鞭，打得個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好個趙元帥，左一鞭，左邊姜金定慌了，隨著鞭梢兒一道火光，入地而去。右一鞭，右邊無底洞三個頭只剩得一個，四隻臂只剩得一隻，拽著槍沒命而跑。

天師謝了天將，得勝回來。元帥老爺道：「多蒙天師道力，殺退此賊，但此賊一日不擒，此國一日不服，設何計以擒之？」天師道：「今日天晚，尚容明日貧道再作一個處置。」到了明日，不待天師出馬，那個羊角仙人又領了姜金定、藍面鬼陣前討戰。天師今番拿定了主意，方才出馬。羊角仙人見了天師，一口寶劍斜擡而來。天師七星寶劍急忙架住，一上一下，一往一來。兩個人正戰在酣處，只見左肋下姜金定，斜刺裡日月雙刀滾將來。左邊就有一個天師，一口七星寶劍單戰姜金定。兩家正戰在酣處，右肋下三頭四臂鬼，斜刺裡三桿火尖槍刺將來。右邊就有一個天師，一口七星寶劍單戰三頭四臂鬼。正戰在酣處，羊角仙人高叫道：「好道士，你會分身法，偏我不會使個分身麼？」道猶未了，一個就是□個，□個就是一百個。天師高叫道：「好草仙！你會分身法，偏我不會使個分身麼？」天師也是一個分□個，□個分百個。先是一百個羊角仙人，已是塞滿了荒草坡前。今番又添了一百個張天師，就把個荒草坡圍得密密層層，吆吆喝喝。一百個羊角仙人，一百口飛刀；一百個張天師，一百口七星寶劍，混殺做一坨兒，也不見個高低，也不分個勝負。

羊角仙人心裡想道：「兩家只鬥個分身之法，何足為奇，少不得還要拿出寶貝兒來耍他一耍。」一手提著水火花籃，一手摸著寶貝。天師的神眼豈當等閒，先前就看見了，急忙的劍頭上燒了飛符，喝聲：「到！」羊角仙人拿出那個軒轅鏡的寶貝兒來打一照，兩家子都收了分身法。仙人即時跑向前來，指望把天師拿住。哪曉得左邊猛空的撲地一聲響，轉頭看時，只見左邊站著一個三隻眼、拿火磚的大漢，掣將水火花籃兒去了。未及開口，右邊猛空的也撲的一響，轉頭看時，只見右邊站著一個鐵襖頭、拿鋼鞭的大漢，一手掣將軒轅寶貝兒去了。未及轉身，那兩個大漢駕起一朵祥雲，騰空而起。羊角仙人也自騰空而去。兩個要拿去，一個要搶來，三個人絞作一堆兒在半空之上。卻說去了羊角仙人，只剩得一個姜金定，一個藍面鬼。這兩個怎麼是天師的對手？天師把個嘴兒拱一拱，那兩個就是釘釘了的一般。天師對著左邊喝一聲道：「賤婢！你的日月雙刀怎麼不舞？」姜金定把個眼兒睜兩睜，只是動不得，也沒奈何。天師又對著右邊喝一聲道：「小鬼，你的火尖三桿槍怎麼不戳？」藍面鬼把個眼兒瞪兩瞪，只是動不得，也沒奈何。天師道：「相煩關元帥，與我拿他過來。」只見關元帥圓睜鳳眼，倒豎蠶眉，天師辭了天將，解上兩個賊頭，獻上中軍帳元帥麾下。三寶老爺道：「你兩個是甚麼人？」一個道：「俺是金蓮寶象國女將姜金定。」一個道：「俺是羊角大仙徒弟無底洞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你兩個人少不得一死。只一件來，死於王事，不失為忠。」姜金定道：「既是女將們盡忠，元帥這裡理合釋放罷！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怎麼釋放得你？自古道：在商為義士，在周為頑民。」三寶老爺又有些癆氣，叫聲：「左右的，每人賞他酒一瓶、肉一肩，與他一個醉飽而死。」姜金定頭也不轉。藍面鬼一口一瓶酒，一口一肩肉。左右道：「你怎麼吃得這等快哩？」藍面鬼道：「你豈不曉得我是個無底洞？」左右道：「這一位怎麼不吃？」藍面鬼道：「他是個女將軍，洞有底。」左右道：「既有底，怎麼會陷人哩？」藍面鬼道：「正叫做個有底陷人坑。」

道猶未了，一枝令箭下來，著俘囚解到帳下。三寶老爺道：「押出轅門外梟首示眾。」王尚書道：「且慢！」老爺道：「怎麼且慢？」王爺道：「下戰斬首，上戰輸心。今日梟首之時，也要他心服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他心服？」王爺道：「要他各人供一紙狀，看他心下何如。」老爺道：「王老先兒說的就是。」即時責令兩個俘囚，各人供狀一紙。老爺道：「你兩人今日之死，各人心服不服？」兩個人齊聲答應道：「心服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兩人既是心服，各人供上一紙狀來。」姜金定道：「女將不知道狀是怎麼樣供？」老爺叫聲：「左右的，取出供狀式樣來與他看。」

姜金定看了供，說道：

「供狀人姜金定，係金蓮寶象國總兵官姜老星忽刺之女，供為違抗天兵，自取罪戾事：中國有聖人，萬邦來享。天兵西下，自

不合鞠旅陳師，違抗不順，以致戰敗受俘，理當梟首。逆天者亡，夫復何辭！所供是實。」

藍面鬼供說道：

「供狀人無底洞，係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徒弟，供為妖邪煽惑良民，自重罪惡事：王者四海一家，臥榻邊豈容鼾睡。自不合猖妖惑眾，抗拒天兵，以致人國兵傷財盡，是誰之過歟？妖言者斬，親於其身為不善。罪何可逃？所供是實。」

三寶老爺看了供狀，說道：「這兩人果真心服。」王爺道：「得他心服，才是個王者順天應人之師。」旗牌官押赴轅門外梟首，一個人一刀。只見姜金定一道黑煙，撲天而去；藍面鬼一刀兩段，白氣騰地而去。旗牌官報上中軍帳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快問天師。」

不知天師有何高見，曉得他是個甚麼脫殼金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